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程元暘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一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一 名稠襄公子母齊歸 周景王四年立是歲晉平十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入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也皆繼先君而立承國於父昭公乃子野之弟母齊歸乃子野母敬歸之娣季氏越次而立之魯大夫穆叔謂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

其娣子季氏不從則襄公諸子蓋有年長而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隱公之立正也先儒猶以為内無所承上不稟命故春秋不書即位今子野死昭公越次而立内無所承上不稟命者也春秋何猶書即位乎嘗竊觀聖人之微旨昭公所以特書即位者正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竊魯國之柄犯上作亂漸至不制昭公起而誅之此人君之所得為事不克濟殞身於外嗣子復為賊臣所擯不得有國春秋

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亂賊之戮故於
昭公特書即位爲其有討亂之心與夫爲大夫所立
而俛首屏氣受制於賊臣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此書
即位之變例蓋昭公之立與文成襄哀異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義已見襄二十七年
會盟于宋
宋之盟虢之會夷之利而非中國福也愚前已論之

因木訥所評有云趙武爲宋盟而弭天下之兵諸侯安之於是復率諸侯之大夫而爲天下之利甚大故春秋襃之吁誤矣木訥每以利害而談春秋愚恐爲後人之惑不容已於言也夫夷夏有常分中國之尊不與夷狄對峙並存於宇宙之内也帝王盛時事不復可談於衰世自入春秋以來百七十年楚僻居南服雖崛强自大而不得與晉齒也中國諸侯依盟主以自存其有屈於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宋向戌持弭

兵之說以內交於二國辭曰弭兵始謀未嘗欲驅中國諸侯而爲楚役也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偷目前之安于宋之盟首紊常經倒置冠履俾晉楚之與國交相見而中國諸侯宋魯鄭衞咸北面於夷楚之庭爲辱實大其甚悖義者始以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諸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爲烈而陋儒苟見目前之暫安遂以盟楚爲天下之大利是之謂邪

詭有國有家者所當深懲而痛絕雖加以正卯之戮殆不為過也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為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而謂春秋與之豈非誣乎蓋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夫豈謂晉人所行為是褒之而無貶乎會盟于中原遂裔夷以為長此豈小失而謂晉人以信為本故春秋每書必先豈不大失春秋之本旨乎蓋穀梁左傳倡之後之儒者借詭經以迎合時論愚讀書至此不能不為

憤歎也

三月取鄆公羊作運

公羊曰内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謂運叛而魯討之不當書取左氏以爲莒之鄆魯伐而取之諸儒多從左氏但鄆有東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入鄆襄十二年季宿救台入鄆者莒鄆也傳謂魯莒爭鄆爲日久矣蓋地相接而名偶同此爲莒鄆何疑不書某帥師伐莒取鄆者爲魯諱

亦以貶也諸侯方爲會而魯以兵取人之邑此與盜竊何以異是時昭公新立豈知爲此皆季氏所爲也蓋救台入鄆之時欲取而未得至是遂取而有之楚人欲治其罪趙武反曲爲辭說謂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自武爲是言當時諸侯益無所憚小國幾不能以自存楚亦用是輕中國韓之會所以肆行而罔忌武實有以召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義初見隱七年

公羊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奔之惡也此秦后子也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懼其及於禍使之奔晉傳謂鍼適晉有車千乘夫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母弟車之多伉其君鍼之汰亦甚矣書秦伯之弟出奔晉不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則亂作於内誅不旋踵其所以卒得返國由母賢故

爾后子豈得無罪三傳專責秦伯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以為太原

大鹵太原也狄來冦晉敗之於太原本無譏也據左傳晉人於是始毀車以為行誘狄而敗之胡氏曰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變詐相高皆此等啓之書敗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義已見襄公三十年莒人弑君

左傳以展輿爲弒君父之賊前既辨其不然矣但展輿者因國人弒君而得立不能爲父討賊莒之罪人也去疾乃密州之長子厥父舍長立少去疾則當立者也今去疾自外而入展輿出奔春秋皆繫之以國者展輿爲君不得不繫之以國繫而奔之耳去疾爲長則繫以國而入之雖然地居長當立而其父未嘗命之以爲世子則其立也爲挾大國之力非立之正優於衆公子之自外而入者不得不以世子自居矣

故鄭忽在春秋之世獨得以世子而入所以存其爲長異乎庶孽之干正者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前此取邑多矣未有疆其田者今而書帥師書疆鄆田何哉蓋魯之鄆與莒之鄆壤地相接名雖同而二國之境截然不可紊也今魯秉莒之有亂伐而兼之又懼莒人來爭不已故出師往疆其田疆之者不宜疆者也周之建國疆理具在取他人之有又從而疆

之重貶魯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左傳謂公子圍弒之謚曰郟敖圍改名爲虔

春秋書卒而左傳以爲公子圍弒之凡弒而書卒者有之如襄七年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不書弒而弒之義見今麇死惟書楚子麇卒愚竊觀經旨疑傳所載之未實也蓋圍所弒者楚之嗣君麇之世子如魯子般子赤之類而非弒麇也何以言

之麇病革圍聞其將死自外急歸秉君之殯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弑也而非弑其君麇當時諸國傳聞之誤有以爲弑君者耳不然圍之罪顯著春秋何以不正其弑君之戮而惟以卒書乎自昭公之後夫子年在弱冠親見一時之事故據實而書之胡文定累數百千言求以通左氏之説辭雖繁而終未可通不若据經之爲實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之死當其罪矣稱國以殺何哉殺不以其罪耳黑之攻良霄也其罪固已當誅子產畏之而不能正也兄弟爭室其罪均當逐子產又畏之而不能裁也今因其傷疾作始克明正典刑亦云晚矣以累上書言鄭國之無政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十二年傳又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互文以見義公凡六及河而復惟二十三年書至河有疾乃復者實以疾復愚謂昭公之立至此曾未兩年雖無可稱之善亦未有顯然可指之惡晉平拒而不見晉平甚庸豈知為此斯皆晉之强大夫黨於季氏疎絶其君以從季氏之欲愚意魯昭是時已有鋤治强

宗之意將謀之晉君籍盟主之力而去之爲季氏所

先故屢及河而不得進春秋書之深著晉人黨臣抑

君之罪亦以垂人臣外交之戒云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叔弓如滕特書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此著時而書雨雹又加以大字頻見於一冬也明年春正月又著月而書雨雹亦加大字頻見於一月也陰陽和而爲雨露霜雪陰陽爭而爲雹歷時彌月而未已臣干君下陵上其兆見矣傳載申豐之言歸咎于藏冰之失胡氏駁之曰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申豐

季氏之黨故爲諂辭以塞人君遇災之懼左傳之録之過矣胡氏駁之甚當

北燕伯款出奔齊燕初見桓十二年

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召公奭之後也稱北燕所以別於南燕北燕爲山戎所隔齊桓公伐戎開道乃與中國通國君出奔有書名以奔者有不書名以奔者衞侯衎爲孫甯所逐奔而不名北燕伯款爲諸大夫所脅奔而名之亦各以當時事爲書法之抑揚耳據傳

北燕伯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所嬖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而奔則其奔也亦有以自取與孫甯作亂逐君其事差若不同此所以有名不名之異耳或曰嬖寵固不可任羣卿有若齊田魯季衞孫氏者其必任之可乎曰是所謂權臣非所謂公卿大夫也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近習不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亂也若夫控御權姦固自有道不可與近

習謀（義已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義已見去年冬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書爵義見前）

楚人執徐子

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紊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爲中國惜輕以許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

三國而爲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趙武韓起叔向無以辭其責武起不學倚叔向以決大議而晉楚之從交相見與今兹求諸侯而爲此會議皆從叔向而決而輕徇夷楚坐失夏盟遺中國以恥人謂叔向爲忠且智吾但見其委曲順從以苟目前之安而已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於夷會者辱也魯以時祭辭衛以疾辭曹邾以難辭皆不至惟鄭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後至宋向戌鄭

子產又從而獻禮焉嗚呼曹邾魯衛猶有羞惡之心子產鄭國之良伍於夷而不自以為恥豈非利害所迫失其本心者歟春秋序鄭於頓沈胡之前齒宋於淮夷之列夷之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穀作滅厲

始向戍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今楚虔既得諸侯遂動兵伐吳吳雖與楚為仇而預於中國會盟姬姓

同盟之國也楚輒以兵加吳是之謂背盟晉之為政者當召向戍責以楚人背盟首禍之故執而歸之京師遣使詰楚期以罷兵守境彼若不從我奉辭以問其罪師直為壯未至遽出楚下而晉平荒淫不度其臣各為其私坐視夷楚流毒中原略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辭繁而不殺哀晉人之失霸夷狄之禍方來而未已也或曰執齊慶封非討有罪乎曰楚虔弑嗣君而篡有其國賊之未討者也今伐吳執齊慶

封而聲其弑君之罪是謂以賊討賊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爲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今楚虔怙其强大刼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爲義要當隨事而觀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鄫

先是莒人滅鄫左傳以爲莒實滅鄫公穀以鄫人取

莒甥爲後是以著義爲滅愚從公穀之説今書取鄫
左傳以爲魯取之於莒公穀無文考之傳魯人常請
屬鄫于晉鄫故魯之附庸其後莒以其子爲後于鄫
視鄫爲彼之私屬魯莒既有積憾秉晉霸之不網爭
鄫于莒而遂取之耳前曰莒人繼鄫鄫之廟社猶存
今爲魯所得而鄫於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魯
滅鄫而晉不問晉亦重可責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昭子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義已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舍中軍穀以爲復正公羊以爲復古皆非也左傳曰舍中軍畀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今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孟叔氏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蓋舍中軍非復爲二軍乃析三軍爲四而季氏獨有其二孟叔氏各有其一於是魯國兵權盡屬季氏昭公莫之能正不得正也而孟則羯亡而貜始立叔氏則豹卒而婼未安于位皆惟季氏所欲爲

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父子之甚者使非家臣内叛有以掣其簒弑之肘則田常所爲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或曰春秋何以無貶曰兵有常制今季氏專魯作之未幾旋復舍之春秋書作於前書舍於後季氏變更軍制之罪不待貶斥而見矣左傳曰舍中軍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靈以屈申爲貳於吳而殺之殺之不以其罪也劉氏曰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弒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冦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責之甚當楚靈之圖簒也羣臣從者風靡不過爲保身保家之計既而卒不獲免爲人臣子者觀是知所鑒矣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

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

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秉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納盜可乎中間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宿實有無君之罪左傳承魯之謟史以為昭公造釁殆不然也

義又見昭二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羊作濆泉

秦伯卒

左傳以爲未同盟故不名公羊曰何以不名夷秦也

匿嫡之名也注謂子生不以名令於國惟擇勇猛者

立之嬰稻以嫡得立故名愚謂秦自穆公以來遵禮

守法未甘於夷也不應尚循弊俗如公羊所云但吉

凶慶弔之事少通中國故史失其名春秋因之而書非貶也或曰秦人告不以名故略之亦恐未然前已辨之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而書人論者疑之而未得其說愚以為人之於夷之會非進之中國之會與襄三年吳人會戚不同也胡文定以為楚伐吳克朱方戮齊慶封討罪也吳不當興師以報楚於是復為此役師出有名是故

從之者皆進而稱人愚竊以爲未然也楚虔簒弒之

賊罪之當討者也已有罪未討乃云爲齊討賊春秋

不以亂治亂以賊治賊也吳之報楚楚之伐吳夷狄

自相攻耳其從之者皆迫於威力烏知曲直義利之

辯今謂其師出有名春秋併其從之者皆進而人之

春秋進夷狄未有若是之驟者此人之於夷之會何

疑若中國會盟則決無可進之理胡氏議論或過於

峻輕於與關繫春秋條貫不容已於言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平公以寺人伊戾之讒害其太子而誅之矣既誅之則太子爲無罪而寺人可不必信今以合比之事觀之則伊戾死而寺人柳繼之復以伊戾所以譖太

子者而譖其大臣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適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有自來矣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爲其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則貶也前此衛侯爲孫林父所逐晉不能討春秋貶焉今齊侯爲北燕伯出師實行霸討之事晉人有愧多矣春秋是以貴之而齊景公立心不剛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春秋書伐不書所以伐著其不能成功也是時晉平愚闇楚靈狂暴中國無霸人有左衽之憂齊固霸國景亦賢君而志不能以

帥氣每欲有爲輒爲近倖小人所沮優游不斷以逮終老而國非其國矣惜哉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以爲燕暨齊平承去年齊侯伐燕而爲說也穀梁以爲魯暨齊平以書法當從穀梁定十年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約而後會耳此先書暨齊平約之也繼書叔孫婼如齊涖盟往盟之也但春秋有書及書暨之不同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我

欲之曰及不得已曰暨是時魯婚於吳睦於晉而又附楚無意與齊爲盟齊欲之也故書暨然亦不可執一例而求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注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穀梁此義其必有所授矣蓋所謂諱者特諱之於廟耳未聞生者而爲之諱衛之君臣同名乃其明證後之人以謟事君諱其所不當諱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自季友至行父雖專魯國猶善事其君無悖於臣節至于宿乘主幼盡盜兵權擅伐國取地以自私襄公幾爲所逐自後世而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君宿所命也其魯國之大盜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案左傳陳哀公以溺愛之故欲廢太子偃師而立其

孽子罶屬留於司徒招招由是殺太子立留哀公縊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爲憂懼以至於縊以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爲之耳意者招與二姬謀廢嫡立庶如敬嬴襄仲之所爲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不然將目君如晉獻宋平之殺矣木訥云春秋書弟有二義其責皆在兄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過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不相容是不友也不能制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爲

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今陳公子招至于殺陳世子偃師尚爲能制之者乎故書陳侯之弟而不書公子以陳侯不能教其弟而禍及其子也然招之惡亦既貫矣上抗其兄下殺其姪卒之召楚人之虐陳以不祀皆招之罪也雖然非陳侯寵任之過不至於是故前書公子招此書陳侯之弟木訥春秋惟鄭段一節講明至到諸說皆不

能及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人作亂殺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招楚不能討而縱之于越干徵師何罪而以爲首戮乎蓋楚靈因陳亂以爲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招之罪繼書干徵師之死繼書孔奐之死言當討者縱無罪者

死傷夷誅之行乎中原莫得而正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爲招所立未成君

秋蒐于紅

蒐者蒐簡軍政之總名常事不書此所以書者憂季氏挾兵權盜有魯國漸至不制而書之耳傳稱大蒐于紅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魯兵初不爲少井邑甸丘盡爲强家所專制作三軍未幾復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竊有其二兵皆季氏之兵將皆季氏之

將號令政事一出於季氏曰蒐簡何益哉自是迄於定哀之世凡四蒐入春秋以來蒐事未有如此頻者春秋備書於策著季氏專魯國挾兵權以脅制其上是蒐也蓋季氏之蒐國何有焉書蒐書大蒐爲魯憂耳或以爲蒐春事而秋興之是故譏淺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過與招同爲亂招其首也春秋既於今年春正招首惡之罪今招委罪於過而殺之春秋復於此而正過

同爲亂之罪招與過皆當有罪但首從之不同耳不去其官而書殺其罪亞也過以從而死招以首而放著夷楚之失制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陳舜後也自晉悼公鄬之會逃盟而歸楚迨今三十四年甘爲夷役而不恥彼謂夷可託國而無復慮外

之憂矣今夷爲不道乗陳招殺太子而掩取其國挾義聲以行其大不義與楚莊之討夏徵舒後先一轍莊取之而旋舍之靈則遂取爲已有明德之後百年之間再有夷禍此春秋所以動色而書之自春徂冬凡七見書皆陳事言之重辭之複閔陳而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夷得以行詐而滅人之國也招自知罪在不貸卻兵開門以納虔虔德之而免其死孔奐者陳之舊臣拒虔不受爲所殺春秋於

陳亡招放之後而書奐死録奐也杜氏以為招黨誤矣吁留則奔之招則放之干徵師無罪而殺之孔奐守節而害之春秋備書以見楚靈之不道夷狄之禍方熾而未已為中國憂也

葬陳哀公

或曰陳哀公之葬傳以為衆嬖人殺馬毀玉以葬之春秋之書之何鄉曰此書葬之變例也讎未復賊未討而以葬書國既亡無與任討賊之事者也國既亡

而書葬亦所以存陳也孫泰山曰陳已滅此言葬陳哀公如未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而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春秋集傳詳説卷二十三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四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二 周景王十二年晉平公二十五年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繼滅陳而書譏也楚爲無道乗陳有亂而盛兵以臨之遂滅人之國天下諸侯所當同嫉宋魯鄭衛畏其凶威皆遣大夫以會之魯獨見書譏也以望國倡諸侯預於夷會是故譏

許遷于夷已見成十五年又見昭十八年

夏四月陳災公羊作火

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存陳之義盡矣春秋於陳之亡書法深致其嚴謹自去年春書陳亂夏書楚殺陳行人秋書留奔過死冬遂書楚滅陳放招殺奠葬陳哀公一年之間專書陳事夫陳已亡而猶葬之者示陳之未亡也及是陳已爲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

於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或曰陳已亡無告災者魯史安得而書之乎曰此聖人因陳災而著存陳之義夫豈舊史所能及乎是時夫子年既長見而知之不皆据舊史也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冬而築時也所以書則譏築囿也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其以為游

觀之地乎其以為講武之處乎是時三家用事魯君僅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為季氏敺民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峯之戰四卿俱書譏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諸卿皆從也今伐莒而三卿俱行譏季氏所欲為而二卿奔走後先惟命之承非但誅其伐國誅其無君也胡氏曰前已舍中軍此復三卿並將以出季氏為主將二子

各牽一軍爲副則三軍固在以爲復古者非也但叔
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耳舍中軍非復爲二
軍乃析三軍以爲四季氏獨將二軍兵愈多權愈重
此所以遂至不可制階此爲亂而昭公孫于齊矣

戊子晉侯彪卒平公也昭公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絶曷爲絶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曷爲絶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或曰蔡般負覆載所不容之罪楚子討之春秋以名書與般俱名何也曰仗大義以行其大不義仗大

信以行其大不信春秋所甚惡也虔利陳之亂而滅其國既得滅國之利復以謀陳者謀蔡誘般殺之襲取其國詐以滅陳又詐以滅蔡又用蔡世子於淫昬之社狂暴險恣無復一分人理是故春秋特變例而名之與般俱以名書不與虔以討賊之義也穀梁以爲夷狄之君誘殺中國之君故謹而名之愚謂弑父與君夫人皆得而誅之中國不能治夷狄治之亦春秋所許但虔利人之難而滅其國故特正其罪而名

之耳使虔於討般之後謀之於晉請之於王更立君以定蔡已無所利焉則春秋猶將許之何遽至於名之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襄之妾敬歸之娣也妾母僭夫人自成風以來春秋皆有譏至是始無譏非無譏也僭禮之罪在僖宣後之子孫率循弊典有不足責焉耳然直書其事而無所隱乃所以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是月也君母歸氏薨蒐事不為之中卻晉大夫叔向聞之曰國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忌君公室且將卑矣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此一月之内也歸氏雖非嫡母魯君既尊之以夫人之禮則當從大喪之制今也蒐不為輟言強家之不忌君是以知公室之將卑乾侯之禍不旋踵而作或曰喪不可蒐歟曰蒐常事也喪變事也當變而常是故

爲不可非謂國有喪武備不可講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喪不貳事禮也前既蒐于北蒲此復爲祲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爲魯諱與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春秋不得爲之諱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案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不

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之所得爲也爲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書擅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冥不靈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恥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畀詞爲蔡請盟爲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爲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韓起其不爲首戮乎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書楚師滅蔡繼書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著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爲春秋所録合二說而書法見矣般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遽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岀夷楚之下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亡身死視紀季

以鄫入齊苟爲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秉其父之篤疾殺父之嬖而簒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録其爲宗社死公羊以爲父坐弑誅子不得有其國者是亦一説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作唐

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

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因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返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爲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

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魯昭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勸使改圖良以是故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

鄆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至於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

及虔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

耽禄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慭與南蒯叔仲小謀誅季氏懼不克而奔事詳

見明年叔弓圍費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注謂鮮虞爲姬姓之狄居於中山故曰中國愚以爲未得經意晉自平公舉霸權而遜之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夷狄之庭人有左衽之憂及是楚滅陳滅蔡伐吳圍徐中國之人延頸企踵以望晉人出師一大創治之晉之君臣憯然一無所問方且加兵於弱小無罪之國爲逐利自私之計是故狄之陳止齋曰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

狄晉何晉之君臣無中國志也楚虔簒國之賊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名以劫制諸夏而晉連年有事於鮮虞吴入郢於越入吴晉猶圍鮮虞未已無志於中國也於是狄晉此説得之吕氏乃曰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晉伐鮮虞略辭也故書楚書吴皆略之之辭以為遠者有不可得而詳事之小者亦然皆非所以為襃貶輕重此説疎與春秋以一字為襃貶凡狄晉狄秦之類皆書法條貫之所在烏

可忽乎義又見十五年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或曰此南蒯叛季氏而叔弓以兵圍之不書蒯叛何也曰家臣而知尊公室未爲罪也家臣託尊公室而自爲其私計夫然後爲叛矣南蒯之始謀爲此號於人曰吾以尊公室其心跡未著春秋烏得而正其罪卒之以費奔齊其叛狀乃著於是爲叛矣曰家臣而尊公室於義可乎曰可諸侯之臣皆天子之臣也大

夫之臣皆諸侯之臣也諸侯叛王大夫與之俱叛不
可也大夫叛諸侯家臣與之俱叛不可也諸侯之臣
叶諸侯以尊天子大夫之臣叶大夫以尊諸侯正也
魯季氏秉政五世至宿意如犯上作亂無所不爲使
爲之家臣者知大義之所在勉季氏以忠約季氏以
禮舉兵權而歸之公上固魯國之令臣也奚其叛而
南蒯之心則非純乎爲國者既以告公未幾乃以費
叛歸于齊則魯之叛臣矣當時有謂家臣不當言強

公室者乃亂賊之黨同惡相濟之悖辭而傳者猶有取焉愚竊不敢謂然也且以後世之事而揆之如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謀爲不軌與唐藩鎮之稱兵犯上皆有腹心爪牙輔成其惡則家臣之類也知有所事不知有國莫不以叛臣目之至於家臣輔大夫爲逆則不以爲非然則莽操懿之臣猶得爲忠於所事乎春秋書叔弓圍費不書叛蓋有深意後儒不能深識惟曰家臣不當叛大夫誤矣大夫所爲正而家

臣叛之是之謂叛大夫叛而家臣正之奚其叛義又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据左傳所載不能盡得經意今從公穀爲斷虔與公子比公子棄疾皆共王之子郟敖之死公子比奔晉公子棄疾事虔爲蔡公虔無道暴師乾谿以圖非望之福棄疾因民之怨召比於晉而立之公羊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令於乾谿曰比既立矣衆散而虔

以縊死此其實也比自晉而歸實預初議左傳乃謂觀從獨爲此謀矯棄疾之命召比於晉强與之盟然後襲蔡蔡公始覺愚以爲區區一觀從豈能獨辦此事蓋棄疾與比内外合謀而爲之也棄疾始爲此謀而春秋歸獄於比以比自晉而入主於代虔比入而虔死虔死而比立則弑君之罪當在比矣左傳以爲比不知始謀歸國而後知之必無是也書自晉歸于楚穀梁以爲晉有奉者是也或曰虔非簒國之賊乎

曰始虔之簒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爲義簒者爲賊從州吁無知之討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君其處其得謂之討賊乎或曰比未嘗事虔爲君而坐之以弑君之罪何歟曰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弑其兄而已自爲君不曰弑君可乎使比於虔之既死固執子臧之節從衆望而立君則不可以弑言矣蓋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爲簒弑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

容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立是爲平王

二傳作殺公羊作弑當從公羊弑者下戕其上之名

楚虔之死棄疾弑之公子比之立棄疾立之立之則君之矣君之而又殺之則弑也比不成爲君則稱公子比棄疾既嘗君比則加之首惡之名所以正棄疾弑比之罪比未嘗事虔爲君而猶以弑書棄疾實已君比豈得不謂之弑諸儒多從二傳爲殺其擇之未

精乎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同盟義已見成十七年

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霸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召諸夏如病痱沉痼之人精

采銷鑠殆盡強自支拄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治兵邾南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人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或曰公不與盟魯之恥也而春秋不諱何哉曰春秋於魯事之當諱者或以責魯或以責外沙隨之會書晉侯不見公責在晉也平丘之會書公不與盟責在魯也魯秉晉人之衰侵暴邾莒受

其叛人入其土地復加之以兵春秋前此備書之皆貶也至是晉人伸其霸討辭公於會而執意如晉之所行者是故其責在魯書公不與盟若公之自不與盟雖爲公諱亦責公也胡文定乃以是責晉以爲信蠻夷之訴絶兄弟之歡其未然歟蓋書同盟所以貶晉書公不與盟則不可以言貶晉春秋有一事再書而前後取與不同者此是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魯人暴莒亦甚矣然皆季氏之所爲非其君責晉人豈不知之苟欲伸其霸討當治意如之罪豈惟爲莒執之抑亦爲魯治之可也夫以人臣而據兵權擅侵伐不有君命陵蔑小國怙終不改至于再三肆之市朝夫豈爲過前此晉平庸闇公欲訴而無路今晉昭始立必有以季氏無狀告之者故辭公于會而執意如執之是也當究其罪之所在顯示誅斥而晉昭開明之天理終晦蝕於羣下之私情是年冬公如晉復

見郤而意如乃得無事以歸公不得見意如得歸是君之辭終不能勝於其臣而晉之無政猶前日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愚謂陳蔡之滅楚虔滅之也今其復之者楚平棄疾也國固成周之建國何專封之有哉然春秋以自歸爲文者其著義自有所在葢陳蔡者中國之諸侯而爲

外夷所滅今復爲外夷所存中國無盟主諸夏無方伯始其滅也不能救今其復也無所預此中國之恥也故春秋於陳蔡之歸皆以自歸爲文者爲中國諱也不言復而言歸國固其國幸其亡而得存去而復來是故皆爵以歸之與鄭突曹赤之爲歸異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楚蔡之仇也大讎未報仇人已殞春秋之義不葬者也今以國復而葬亦變例耳或曰楚虔滅蔡而棄疾

復之春秋書葬所以釋其不共戴天之憾曰不共戴天之憾而可釋乎爲公羊之學者謂晉人會于平丘欲爲陳蔡討楚楚懼而亟復二國雖復其名猶制其實是其爲憾可得而釋乎昭侯柏舉之役大義所當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吴滅州來

州來吴楚中間要害處或以爲楚之附庸成七年吴

人入之當撫而有之以爲外屏亦控楚之一筞也乃不能然今又五十載復以兵入之遂從而殘毁之其地卒歸於楚吳不能有也十九年傳楚人城州來不言取而言城見吳人之不能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春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與意如相出入於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遂於晉此其實也如晉昭辭公於會而執意如人猶冀

其明正强臣專兵之討俄而得釋季氏愈張魯君愈削乾侯之禍作矣春秋書意如至自晉誅也自意如執至此間事隔歳而書名不書族去族求免其身而陷其君是以有誅二十三年叔孫婼見執及其歸也書叔孫婼至自晉比事而觀可以識聖人之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郊公去疾之子

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人侵莒取其地晉修霸討執意如而辭昭公于會魯莒因是有怨不往會其葬是以闕書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庚輿以弟繼兄篡也蒲餘侯首亂者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之舊臣也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爲亂殺意恢逐郊公逆庚輿于齊而立

之意恢之死爲君故耳春秋不書郊公之奔庚輿之入郊公不能君庚輿由是以篡也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君在喪而已爲政國之安危休戚於是乎寄郊公居喪不慼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豫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曹莒無大夫故不書大夫義又見二十三年庚輿來奔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謁餘祭夷眛季子同母兄弟也約以位相讓迭為君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夷眛死季子避而去之於是夷眛之子僚立焉未幾為謁之子闔廬所殺論者謂季子不當辭位而召亂非知季子者也亦非深識當時事者也季子之讓已著於平日非夷眛死而後讓也為夷眛者當明季子之讓節以國授之闔廬是謂以嫡繼長宋穆公之與夷是也顧不能然乃俾僚冒以位自處以致殺身而召亂闔廬固當坐首惡

之罪夷昧實有責焉耳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公穀以告為合禮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應待祭畢乃告諸說多從之愚以衛柳莊魯叔弓二事而觀而知禮

意之所在矣祭者主於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
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
爲之變其常也及聞其死請於尸而往而釋服遂以
賻之不但撤樂併撤祭而往感大臣之意過於尊祖
非禮之正謂之失禮可也今叔弓之喪据傳叔弓預
於祭涖事猝有疾死則君爲之撤樂卒事其可也若
叔弓自殁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
不當以畀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

襄仲之死去籥禮例不同不可引以爲證武宮者或以爲成六年所立之武宮非也曾用天子禮樂有兩世室魯公爲文世室武公爲武世室爲不毀之廟玆因大祭有事于武宮叔弓當此時而暴卒故爲之去樂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平即位未幾反虔之虐存陳與蔡若有古人之風然以傳之所紀蔡雖存不能國也朝吳蔡之舊人楚

平自為蔡公與之善及得國仍俾居蔡費無極者讒人也害其寵而傾之以是故奔其後蔡之二君入楚而不復昭侯又將見留以賂而免卒復大讎義見於朱之奔東國之死柏舉之戰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或曰鮮虞之伐前則狄之後則否何歟曰狄之者變常法而狄之君及大夫咸有貶焉耳書某帥師伐某

責將也鮮虞之伐始倡其議者荀吳也其後再伐三伐卒滅其國而後已者皆荀吳也是以貶或謂春秋以荀吳不受鼓之叛人是以無貶夫伐鮮虞伐同姓無罪之國又動兵至於再三乃大不義春秋豈以細故小節而遂貸其貶乎存大節而略細故春秋法也録細故而置大罪於不問夫豈聖人垂法之意春秋於伐鮮虞一事深有貶於晉

冬公如晉義見至自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霸也楚成伐徐桓躬帥諸侯動大師以救之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爲徐計亦自爲齊計爲中國計蓋懼楚師之浸淫而有震鄰之憂耳今齊景睥睨晉霸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爲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存徐有愧多矣傳言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賂以鼎與之盟而歸春秋書伐國而云某侯伐某是皆有

意讀者謹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此比類虔之誘蔡而爲言也蓋誘一也虔以施之中國而棄疾用之蠻夷故春秋誅虔而略棄疾然書誘書殺蓋亦罪之深特不名耳楚大蠻小皆以子稱又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强弱之不同而於周班皆爲子不得擅相侵陵况誘而殺之

乎

夏公至自晉

左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平丘之會晉人辭公而執意如討其侵莒取地執之是也已而意如得釋罰不加毫毛今公如晉晉復止公踰歲涉三時之久乃得還由晉昭昏孱大夫強恣故意如與魯君相出入於晉意如實陷其君也其後昭公憤激不能平興兵以討之勢有不容已而所任非人卒以

致敗論者謂魯昭伐季氏爲啓釁非深知當時事者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子服昭伯從公如晉歸語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子服回可謂善覘國者矣晉之衰始于平成于昭頃以迨于亡強大夫實爲之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説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沈　俠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

宋　家鉉翁　撰

昭公三　周景王二十一年　訖頃公元年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食用幣伐鼓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舉正陽之禮則此月乃夏正之六月無疑

矣至是六月甲戌朔日食傳乃載太史之言以此六月為正陽之月請用幣與莊二十五年所言如出兩人之手以是知左傳雜引諸說初無一定之論後人惑於左氏不根之言而廢春秋經世之法此病甚大不可以莫之辨也蓋春秋自中世以後平桓僖而降王政益壞歷紀廢缺積不頒朔於諸侯夏國之人莫知適從如絳老之年虢童之謡與今兹魯太史叔孫昭子季孫意如各執一說莫能相下由歷紀壞亂閏

法不修時序紛錯有以使之然爾太史氏既知過分而未至為正陽之月則正陽當在首夏今乃指其所謂秋者為夏四時可屢變乎四時可變何分至之有哉此一節左氏之子孫門人假異說以符合隱元年書周正之誤誣矣

秋郯子來朝郯已氏少皥之後

傳言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以少皥氏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

工以水紀太皥以龍紀少皥以鳳紀自顓頊以來乃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焉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按孔子之意不過謂當時言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録之也所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為言遠也或者遂以郯為夷國失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胡文定曰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内外當别陸渾密邇王室非所以别内外荀吳滅之與闢土服遠以圖富强者異以為春秋無貶愚以為書名氏書滅謂之非貶不可僖二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以二强國之力廹而遷之非戎人侵犯王略自外而竊居於内也先是楚伐陸渾春秋謂其侵逼王畿書以惡之陸渾甚微寄跡内地歷

歲滋久不聞為王室患而荀吳忽用詐計謬言有事于雒而襲滅其國慘矣若謂其貳於楚則中國諸侯莫不皆貳晉實使之何獨於陸渾而有伐蓋晉之為政者利其富饒襲而取之春秋所深惡也趙木訥更云荀吳有肅清中原之功夫憑陵中夏者楚也晉斂手下氣而不敢問乃以滅陸渾為肅清中原不亦誣乎或曰則將存之乎曰徙而遠之不使近王畿其可矣滅無罪之國焉得無貶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曰彗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左傳曰孛于大辰西及漢北辰者是為天極天之中也帝座居之妖氣孛辰為變大矣若為心為伐亦除舊布新之象申須梓慎裨竈以為兆諸侯之火災其言雖中亦巧發善億未為真知天者也後五年王室亂劉單立王猛尹召以子朝簒或是其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此以書一人字之故謂春秋進楚殆不然歟吳之書吳楚之書人有自來矣非始進始貶於此日也吳之志常在於輔翊中國楚之志常在於憑陵諸夏春秋每有取於吳為中國而録之耳今戰于長岸傳以為吳伐楚大敗不書敗録其向内之心也以其為兵首故書吳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湏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異其同日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愚謂火災未足為孛之應也當時知天象者以星孛之後繼之四國之火往往傅會而為之說豈知星孛之應遠者十年近者數歲示人以象使之知所警懼安可指一事之偶應而遂謂上天譴告止於是而已哉是時諸夏亂亡已兆世卿强族脅制其上胥為不軌周室寖微大亂將作春秋降為戰國此

其兆也夫豈四國火災之謂歟申須梓慎裨竈之言

在後世則為誤將使人主以火災塞天變無復恐懼

修省之實矣

六月邾人入鄅（併見下宋伐邾）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是後以葉為都昭九年遷于夷

傳又謂楚靈嘗徙之于荆平王復之為葉今又遷白

羽盖五遷矣昔齊桓公遷邢及衛不惟遷之而又有以存之衛文公亦能勤儉苦節以自強其國至是猶存今許五遷而國益危傳謂葉為楚地楚人以晉鄭方睦恐以是名寇迫而遷之自是又遷容城不二十年許為鄭所滅楚固大不義許棄中國而從于楚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鄅而書宋公

伐邾則與宋公之能討有罪也是時晉已失霸強陵弱大侵小莫之或禁邾蕞爾小國間鄫人之不備襲入其國執其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伐邾盡歸鄫俘春秋以是故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趙盾之弑其君許世子止之弑其父傳者比而言之事實霄壤黑白之不同也盾秉政穿弑靈公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史臣歸其罪於盾宜也若許止則異

於是父非不慈於其子子非失愛於其父非若楚商蔡般逞㢠黜之憾而成滔天之惡也而春秋何至加以弑君之罪乎聖人秉法至公而存心忠厚一不嘗藥而遂坐以弑君之罪必無是也歐陽子嘗論及斯事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進而不嘗三者坐當殊科深有疑於傳家之說而胡文定不以為然愚謂聖人之修春秋多因舊史之所已書而加以筆削趙盾許世子之弑蓋皆舊史已書聖人因之而不改所以

垂法於後世也有如許止之事意當時有疑其為弒者魯史得之傳聞著之於策聖人修經因舊史而不之革使夫為人臣為人子者謹於視膳嘗藥之事不敢以易心臨之所以垂事親之法夫豈謂不嘗藥者可坐以弒君之罪乎是故書弒於前復書葬于後公羊曰書弒是君子之聽止也書葬是君子之赦止也春秋之法賊不討不書葬今書弒書葬明止本無弒罪因侍疾不謹以陷于大惡公羊兩言盡之矣若夫

孟子所謂兼愛之無父為我之無君此以言異端之學末流之弊必至於此胡氏持以證春秋用法之意其不得同歟蓋傳所謂春秋無將將而必誅者為其有欲弒之心而其事未成如公子牙慶父之所為是其事也夫豈非弒而目之曰弒如後儒之擬議春秋者乎蓋魯史官因一時之傳聞加止以弒君之罪是時夫子年已長得之親見聞既因魯史而書弒于前復以身所見聞而書葬于後皆所以垂訓示後與趙

肴弑君大不可同日語矣胡氏解春秋每每拈起意誅二字謂止有忽君父之心以為簒弑之萌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鞅斯腹誹之誅流毒至於漢而未已其非春秋垂訓之本㫖與蘇潁濵又引律文和御藥不如法者死此必非堯舜三代之法尤不可以證春秋學者於歐陽公之言胡文定蘇潁濵之説願加深思以求聖人之意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義已見上穀梁釋書葬之義曰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其意謂不授子以師傅使不知嘗藥之義故累及之此論雖正然春秋所以書弑書葬如公羊之說而已矣或曰蔡般之弑景與許止之弑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喜時即子臧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劉原父以會為待放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會蓋待放而非叛也公羊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益於世教然施之於叛者則恐未然當從劉氏之說會

蓋待放于鄭君不復之而奔賢於臧武仲之據防以求為後於魯是故春秋録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則公孟義初見隠七年齊侯使其弟來聘

舊説盜賤者也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盜則尉止之徒皆賤者故以盜書今殺縶者齊豹等輩豹為司寇位從大夫而亦書盜賤之也左傳謂齊豹求名而不得以為豹欲求不畏强禦之名為衆人除害而以身當之春秋不與之以名是故書盜愚以當時

之事而觀豹實怒公孟之奪其官邑率羣失職之人起而爲亂殺縶逐君彼自快其私怒耳何名之求哉此舊說也胡文定以春秋歸獄宗魯是以書盜其義精當從之宗魯者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以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禄也聞齊豹將作亂而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

俱死而死不足録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琴張聞其死欲往弔之夫子語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葢齊豹犯上作亂之罪顯而易見宗魯食姦受亂之罪微而難見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猶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殺皆宗魯之為豹不足誅而宗魯深可誅胡氏之説有得於聖人之意傳注不能及此矣縶者衛侯之母兄以疾故不得立預聞國政怙權而名亂以是殺身書衛侯之兄譏衛侯不能

閉制其兄使之預於國政縶見殺衛侯幾以是失國

縶不足責其責在衛侯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案左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

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盡殺之公如華氏請弗許

遂劫公取太子及母弟以為質公亦質華向之子已

而討之華向奔陳春秋書三卿同日而奔不惟誅華

向其君亦有責焉耳華氏自督以來世為亂族鮑之

簒弑諸華之力居多挾功專横黨與盤錯虎視中國
蓄謀在亂宋君又以無信多私啓之致三叛同日而
作幸而討之克華向俱奔而公又入多僚之讒將加
誅於無罪者致諸華内外合勢以叛春秋先書三卿
出奔著君臣之俱失道及華向入於南里始以叛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春秋未嘗加人以叛逆之罪至衛孫林父之入戚始以叛書華向繼之自是始有書叛者書入書叛誅姦之極典春秋不輕用也華亥向寧華定首禍於國討而奔奔而復乃挾吳楚之援將以覆其宗國叛狀既著春秋始以叛書若魚石欒盈雖自外而入原其始本無欲亂之心春秋不以叛辟而加之也彼為意誅之說者欲以不叛為叛非弑為弑非聖人意也南里

宋國城中之里叛者内外合勢入而居之莫之能禁至於城舊鄘以為守宋其危矣前是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宋彭城今華向入于南里書入宋南里危宋也叛者入其腹心討之而不克則宋為華氏有矣是故危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穀作東義又見二十三年

案左傳東國者隐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楚有讒臣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諭蔡人使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不能正也東國繼往又歿焉春秋後先書之閔蔡也穀梁子曰王父死焉父死焉已不能仇又從而奔之春秋書以貶其義正二傳不能及

公如晉至河乃復

今夏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氏欲惡諸晉使有司以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鞅怒以為卑已故公如晉復為所卻明年而執叔孫皆以是故蓋季氏久蓄無君之心故外交強國以脅制其上是時晉頃愈弱大夫之權愈盛魯之強家晉之列卿比而為惡皆叔末之世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悼公之討魚石也以諸侯之師圍彭城春秋書以

美之令華向為亂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皆以師救宋共討華向于南里而春秋略之不書為其有畏于楚討之不能力叛者皆得逸去也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出力弭兵楚得以竊霸權號名天下令宋大夫為亂於内楚乃從而羽翼之背施忘義利人之難而伐取其國謂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然宋之强族華魚向鱗自彭城以來世為亂再有討芟剪幾無存者而宋得以

少事視魯之季齊之田晉之智韓趙魏日為亂而其君付之無可奈何者有間矣春秋詳著三叛之始末嘉宋討叛有成功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義已見十一年比蒲之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三月而葬不及期也不及期不如禮也王葬不書此

一不如禮而遂書以景王不蚤定繼嗣身死而亂作是故特為之書所以貶也不書葬義已見隱三年

王室亂

前此子頹之亂子帶之亂春秋不以亂書今而書王室亂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舊史而書也蓋有變生於一時而不足以致亂者春秋之所略也變生於一時而足以致亂是故聖人變色而書之曰王室亂夫豈特識叔鞅之言而已哉王猛以太子母弟而立

子朝以長庶而求襲位名體淆亂諸夏莫適所從當是時周有兩天子其為亂與頹帶之事異矣蓋劉單之所守者禮律之正而尹名所挾者景王之邪志以邪志而為治命是故亦足以惑人非劉單之所守堅確介衆之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于亡此春秋所以變常法而為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胡氏曰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單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其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劉單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之未足故再書以著上下之舛逆論固正矣愚以當時之事而觀似非經意之所在也下不以上卑不以尊者其常也下之以上卑之以尊事之變其常者也自昔聖賢處世或蹈其常或嬰其變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為期為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者王朝之大臣守正而不

撓者也景王崩繼嗣未定尹名探其君之邪心欲立子朝劉單據禮經立太子之母弟猛劉單所擁者為正則尹名所立者為邪春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與其居天下之至難任天下之至重變而能不失其正也周公之于成王伊尹之于太甲以其所當以也以其所當以乃大臣職分之所當為而以為擅廢立挾天子專國柄愚以為非春秋意也愚非擬劉單于伊周以為大

臣當艱難之秋任託孤之寄當以伊尹周公為法也若夫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為王也成其為王而必名以著之當是時不得不名也不名無以見其為立之正而示别於子朝也居于皇出也而不書出王者無外在皇猶在國也出不書入而書入不書入無以奠王於位也或曰君以名見臣以子書何歟曰天子之宰不以名見者常也始立之君而書王書名變也宰不名與其以天下自任也君必名著天位非

庶孽之所可干也君以名見臣以子書常從其常變從其變之義也王城者郟洛城而言也已入王城未能正天子之位王與子朝分國而處也餘義見下敬王入于成周

冬十月王子猛卒悼王也敬王立義見下居狄泉

三年之喪通喪也故天子諸侯未踰年皆稱子皆名皆卒此春秋垂世之法也杜氏謂悼王未即位故書王猛誤也蓋已即位未踰年景王雖葬不及期而葬亦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説故悼之居皇也書王猛其

卒也書王子猛卒不書王無以示別於爭立之朝書王而名之子之以其立未踰年故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元年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季氏伐莒取鄆莒人訴于會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名使者

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卒無所與婼豹之子也至是坐邾訴爲晉所執范獻子求貨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吏人與叔孫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其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烏乎魯有賢大夫如此而魯昭不與共圖國事坐視賊臣之脅制以至於死亡亦可哀矣

晉人圍郊

案左傳去年冬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

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此始書晉人圍郊郊者近畿之地子朝據之晉為王討而圍之此王事也而春秋書辭若此何哉蓋是時王猛死敬王立中外未知立之當否晉師在郊莫有為王致力者子朝乘之而入是秋敬王有狄泉之出書晉人圍郊譏用師之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靈之滅蔡忍於為惡者也楚平之復蔡偽於為善者也復之而猶專制其國其志猶在於利可取則將

復取之矣朝吳之奔朱與東國之死皆平所為蔡雖復猶不復也春秋備書以著楚人之亡狀王父誘而殺馬父執而用馬大讎未復而朱與東又入楚而不返蔡之受屈于楚亦極矣其後昭侯亦以事見拘久之乃免事吳以求報卒以吳師入郢復其父祖四世不共戴天之讎朱與東愧之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義已見十四年

郊公之立正也而庚輿簒之今庚輿為國人所逐而

郑公復入春秋於郑公之出之入皆畧而不書微之也在喪不戚亂臣持以為之過而逐之不能君而可微者也或曰忽突相為出入春秋猶備書之今郑公之出入皆略而不書何邪曰忽突之出入非為其可書而書因事垂法不得不書也録意恢為其死也奔庚輿著其虐也畧郑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吳伐楚次于雞父雞父楚地也楚以頓胡沈蔡陳許六國之師禦之未陳吳出其不虞以誘敗之夫頓胡沈三國楚黨也蔡陳許三國同盟之國也乃相率而附于楚故春秋擠之于頓胡沈之下以貶之賤其為楚役也蓋是役也楚為戎首驅六國之君以禦吳春秋畧楚而不書不與楚以主中國之諸侯也或曰虔既主之于前日令不與棄疾之主奈何曰虔求之于

晉而晉許之責在晉也今棄疾未嘗求之于晉而强驅諸侯以前是故春秋惡之畧而不書若六國之君自與吳戰所以誅楚焉制諸侯也凡諸侯之師衆敗必累數之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而此不復數一之于楚耳胡沈之君以戰死于外國安得滅今不書卒而書滅不與之以死難也且不書滅胡沈而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若以自滅為文也陳夏齧以獲書賤也或曰春秋前既進吳書吳人矣今而以號舉何哉曰為中

國患者楚也今未能翦楚之豪末而先殺二小國之

君亦春秋之所惡也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劉單復立其母弟匄是為敬王至是立已踰

年尹氏秉其不戒挾子朝自外入王居狄泉以避之

是時嫡孽兩爭一王城之内而有東王西王之分名

體不正將無以一海内之歸趨故敬王雖失位而春

秋猶書天王而無所貶所以別子朝之為僭王也不

書劉單以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以者獨任其事不假他人力之稱也前日王在諒陰劉單獨任天下之重外無諸侯之援則劉單之以王事之不獲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踰年晉師又興則劉單外假大國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釋劉單之權也後之為大臣者有挾定策功久專國柄以此致禍敗而殺其身累其家如霍光徐羡之等輩由不明此義也

尹氏立王子朝

書尹氏立朝尹氏一人之私也尹氏以世卿預聞國政不書其官不著其爵而以尹氏書氏云者一人之私也王位天下之公器惟正惟嫡得在此位尹氏以其所私而立朝是為尹氏之朝而非億兆人之所同戴是故敬王雖在狄泉春秋正其名體曰天王居于狄泉子朝雖得入王城竊大號春秋削其名體曰尹氏立王子朝母弟之立為正則孽子之立為邪春秋

於是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奔書法詳而不厭垂大

公以示後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曰何言乎有疾乃復殺耻也昭公七如晉至河

乃復者五意如實譖之也而昭公不知引賢人以自

近深思所以為保位之計乃數如晉而不嫌其為卑

數為所卻而不自以為耻身墮強臣術中而未悟者

也然春秋之書之不惟貶公實亦責晉由晉君不君而季氏得以售其險謀肆行而罔忌晉深爲可責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玃卒

婼至自晉公羊書叔孫舍至自晉今從之

意如見執於晉以莒故也叔孫見執於晉以邾故也意如在晉譖其君以免其身叔孫在晉抗節不撓晉之諸大夫敬而憚之旋亦歸之其執雖同所以得釋則異故意如至自晉春秋去其氏所以誅也叔孫至

自晉春秋書氏以別於意如葢褒之也是時魯國猶有一叔孫大節凛然足為社稷之衛使昭公能舉國以聽之必不至有乾侯之禍劉原父亦有取於公羊之書氏曰可褒而褒乃聖人修經之本吉吕東萊乃不以為然謂原父為鑿夫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叔孫與意如俱執于晉其歸也或氏或否此書法之顯然可見者豈得謂之鑿乎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書吳滅巢或曰貶乎曰有書滅而非貶者此類是也為其能復諸樊門矢之仇而録之也諸樊之死春秋書法特異録其為中國故死於難也死難者見録則滅巢者必無貶嗟夫吳以中國之故父子兄弟歴三世與楚為敵自晉人苟求宴安以霸權委楚而吳之

敵楚者不為之而下也今而滅巢乃吳時入郢之漸

巢之滅楚所以亡也使晉人能於此時赫然發憤合

力以圖楚則攘楚之功不在吳而在晉矣論者謂書

滅巢為貶故不得不辨

葬杞平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二十五